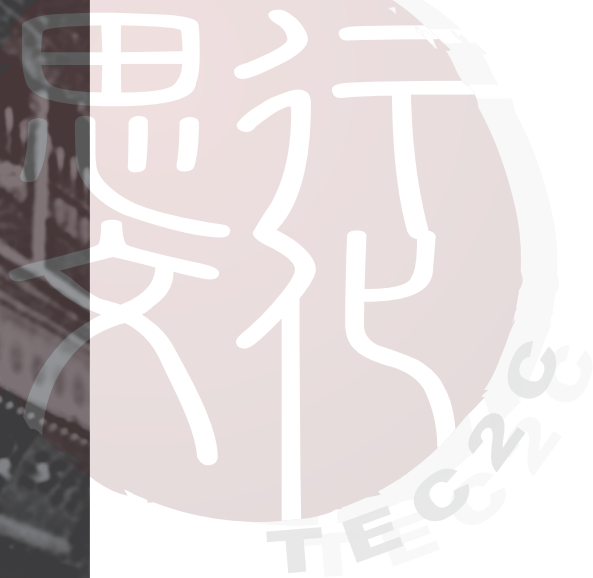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話

老宅生活掠影



樂家人的衣著打扮

樂家男女老幼的服裝穿著比較講究，無論款式及面料都相當新穎高貴。

在二十世紀三〇、四〇年代，即筆者上小學時，十一大媽及十一姑等老年婦女夏天身穿左大襟繫釦的長衫，袖長至腕上兩寸，即所謂的半長袖。上窄下寬，形似喇叭口。祖母張義芳愛漂亮，將長衫下擺、袖口等處滾上一圈條子。例如一件深藍色長衫，滾以淺藍色的條子。這種服裝非常顯眼，也很漂亮，祖母常在遊逛公園時穿之。而在重大場合就不宜穿此類服裝，顯得不夠莊重。重大場合祖母要穿深色的長衫，冬天則要穿同一式樣的棉袍。母親和嫂子們當時都穿旗袍，她們穿的旗袍可以是長袖、短袖，以至無袖。無袖時袖口齊肩呈略稍張大狀。祖母壽誕之期為新秋，暑熱漸消。母親要穿中式禮服，上穿淡綠色、碎花、綢質、左大襟短襖，下穿拖地長裙。恰在老宅西院遇到樸蓀十七兄，他說：「啊，您今天打扮得太漂亮了，我給您留張影吧！」於是就有了母親右攬佑申大哥之女美琪、左攬樸蓀之女梅葆的三人合影照片。在此之前，大宅門的婦女喜留劉海兒，劉海兒即留一寸長的額髮，此扮相早已過時，而母親遲遲未改。表姊們疑母親額上有疤，一次母親一攏額髮，問她們：「這樣好看嗎？」眾皆釋然。

九姨結婚的喜期將到，李錚大嫂號召眾女眷，當日大家都穿藍、棕色等不太鮮豔的服裝，一律穿平底鞋，乃因九姨身高略矮。經李錚大嫂這番導演，馬上烘托出氣氛。喜期

當日，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獨顯新娘。九姨穿金色高跟鞋，白色婚紗，美若天仙，猶似出水芙蓉。

日本侵華後期，珍珠港之戰爆發。日偽統治時期，當局要求北京市民要穿短裝，樂家女眷紛紛穿上馬甲（一種女外套）西褲。筆者像衛道士般地感歎：「老樂家女眷都脫去長衫換上了短裝，這成什麼樣子啊！」

解放前，筆者父親經常穿一件略帶竹布色的藍色（一種嬌藍色）長衫，與眾人習穿的深藍色大褂不同。表兄秦二哥對秦二嫂說：「要做一件老舅（指筆者父親）穿的那種顏色的藍布大褂。」當時還真難住了秦二嫂，乃因那種布料並不常見。夏天，父親曾穿過一身淡棕色短袖汗衫，短褲，戴一頂巴拿馬草質禮帽，又配一寬邊墨鏡。親友見狀都笑了，並說：「您這身打扮透著年輕啊。」父親在孩子暑假時，每天帶全家去北海。父親騎車或坐人力車，哥哥和筆者同坐一輛自家的寬大黃色人力車。表兄們常前邊引路，而父親常隨我們車後。在北海運動場鍛鍊一番後，到漪瀾堂茶座休息，一邊喝茶，一邊品嚐豌豆黃、芸豆卷等小食品。吃芸豆卷時要蘸一種桂花蜜汁，香甜好吃。父親皮膚白皙，夏日陽光一曬，立成紅色。有一天父親沒去北海，漪瀾堂的服務員問道：「怎麼，紅胳膊那位今天沒來？」父親年輕時，都是宏記服裝店為他做服裝，每次做大衣、套裝都要改上一、二十次。西裝店的經理抱怨說：「你又高又瘦，做衣服還要完全合身，這難度就大了！」如此費力做好的服裝，完成後往往就放入箱櫃，基本完成了它的使命。做服裝

父親要精挑選，從布料的顏色到服裝的樣式無不一一考究。等到做好，父親如數家珍地說：「這件大衣我一共穿過三次，還在手中拿過一次。」總之，老人家的高級服裝穿的次數沒有改的多。父親四十歲後喜穿舊衣服，認為穿舊衣服不用顧忌太多，而且習慣隨便。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前衣裳被褥已是用過多年的舊物，箱櫃中存有大量高級衣物他不願用，舊物哪堪再用十年哪！筆者吸取上輩經驗，購買中質服裝，日常穿用。父親三十歲以後身體漸胖，漸成高大魁梧之軀。洪四表兄鈞陶評論說：「老舅穿西裝夠氣派，顯得挺拔精神。」同時還說：「大房大表兄樂佑申穿西裝也好看，夠派頭。尤其是五表兄樂篤周穿西裝更有氣派，身材魁梧，雄姿勃勃，而且有神。而像十七表兄樂樸蓀等人，身材較矮，穿西裝挑不起來，顯得缺乏氣質。」記得一天下午，樸蓀一家早早用餐，然後由妻女陪同直奔劇場，樸蓀乃京劇的著名琴票。他上穿墨綠色西裝外套，下著一條白色西褲，戴一頂窄邊小圓禮帽，給人以新鮮別樣之感。

家中幾位老先生，他們都是光頭，身穿中式服裝。十伯父樂達義喜穿綢子長衫，冬日穿皮袍時，內著綢衫衣為膽。他領下無鬚。在重大節日時，他們都穿中式禮服——袍子馬褂。

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初期十五伯父開弔那天，曾見到一位裝束特別的老先生，經詢問知他是著名書法家馮恕公度先生。他那時已年逾古稀，一身清裝，戴一老式嵌有寶石的厚帽，下垂有一條灰色髮辮，戴副茶色眼鏡，穿一身古銅色皮袍馬褂。他也來弔唁亡者。他

對孝子元可惋惜地說：「詠西先生這麼早就離世了，再多活二十年再走也不晚啊！」這時私下裡，他正託元興木廠掌櫃楊星五幫他到農村物色大辮子小腳姑娘，他還要納妾哪！

樂家過年、過節的習俗

隨著時代進步，樂家的迷信活動愈來愈少。二十世紀三〇、四〇年代，樂家子弟上學讀書，父母還想送子女出國深造，思想意識也有了很大的改變。

擺供與上供

二十世紀三〇、四〇年代，從過小年開始，老宅祖先堂的工作人員楊德山和傅海祿就要準備上供事宜。首先他們計算出祖先和菩薩共多少位，每位像前要供一套五份。祖先堂做好擺供的準備，計有大米一袋及幾種乾果。然後請東西院的太太、奶奶到祖先堂來擺供。每一套是鋁製中號碗一個為底座，中放八成滿的大米，上放乾果的四個鐵質扁圓圈盤，下面盤大，愈往上的盤愈小。最上面是一個柿餅，上插一福星紙人，整個供奉成塔形。供果有乾荔枝、乾桂圓、生栗子及大棗等。碗、盤中放大米是起固定作用。婦女們可根據果品多少來擺供，但五份一套內的乾果要完全一致，例如第一層是乾荔枝，第二層是乾桂圓，第三層是生栗子。

擺好供後，將供品放在祖先堂和神佛面前。到春節除夕夜，男人們要在祖先堂及菩薩面前叩頭行禮，期盼來年一切順心。

解放後，家中便免去了這些帶有封建迷信的活動了。

過年與敬神

筆者祖母篤信佛教，常在夢中見到一位梳「冠兒」（一種類似道教的髮型）的老婦，她認為這是觀世音在點化迷津。父親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當夜，夢見有一老者猛擊雨搭子（夏日搭起防雨遮陽的鐵棚），當當作響。父親說這是大仙爺示警：你還睡啊，外寇都打到家門口來了！

筆者小時過春節時，按民俗理當敬神拜佛。這是不可缺少的禮節，從擺供到給老佛爺磕頭都是過年的趣事。只有這些活動，加上鞭炮聲響，再加上好吃好喝，才是真正的「年味兒」。三十晚上送財神只有少數男性家人參加，而正月初二晚上接財神則是人人參加，行磕頭大禮。

筆者兒時還聽說過一則趣聞，大家只當故事來聽，莫辨真假。大約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大柵欄同仁堂一更夫在夏夜於院中納涼，見一大仙爺（黃鼠狼）醉臥院中，樂氏對「大仙爺」從不傷害，並採取和平共處的態度，於是該更夫取一碗涼水以助大仙爺酒醒。三天後，在桌上見有兩塊點心，更夫沒問是誰買的就吃了。從此之後，隔三差五就有應

時點心，什麼月餅、花糕、大八件，更夫總是照吃不誤。直到數月後，更夫與別人說破此怪事，點心也不來了。據說就在同時，前門大街一家生意不怎麼興隆的點心鋪方才數點心還是一百塊，一剎時就變九十八塊了。點心鋪的主人對此大惑不解多日。

後來樂家過年過節愈來愈簡化，再也聽不到大仙爺的趣聞了。

藥王耶誕節

孫思邈，唐朝人，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壽活一百〇二歲，為後世人尊為「藥王」。農曆四月二十八日是「藥王」的聖誕，解放前在這一天，全國中藥業都要隆重慶賀。同仁堂即樂家老鋪都要參加這一慶典。遠在清嘉慶年間，樂平泉就開始參與藥行的藥王節慶典了。

解放前，藥王節誕辰的前十來天，報紙和廣播電台藥業商號的宣傳明顯增多。從四月二十七至四月二十九這三天，各藥鋪減價銷售。筆者早年見過懷仁堂和沛仁堂中藥店的廣告。筆者在二十世紀三〇、四〇年代，曾幾次在四月二十八日親眼見過懷仁堂這一天的繁忙景象。懷仁堂門外恰是西四牌樓電車及汽車站，懷仁堂在門前設有兩個標有「懷仁堂休息椅」的座位。藥王節那天，懷仁堂門前那真是車水馬龍，人來人往，擁擠不堪。有一年，父親還為當天的熱鬧場景照了相。

永仁堂中藥店以「一貼膏」出名，平日每人限購兩貼，那年四月二十八日敞開供應。

表兄君楚告訴筆者說，元可兄準備在這一天賣十萬元。筆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永仁堂地處王府井鬧市中，那天藥店門前擁擠不堪，不得不請來員警維持秩序。當天永仁堂的職工來不及吃飯，就免了正餐，只備了裝滿饅頭的大筐，職工們餓了就去拿個饅頭。元可兄的兒子樂俠和樂億等都來幫忙賣「一貼膏」。過了幾天，元可兄告訴筆者，藥王節那天銷售額是六萬餘元，在那時也是個了不起的數字呢。

請帖與知單

現在請客經常是電話通知，只有結婚等重大場面使用請帖，所以目前請帖也比較少見。在二十世紀三〇、四〇年代請客有兩種方式，比較多見的是發請帖，還有一種不太多見的形式是通知單。這多用於請家人與近親，筆者曾見過一次，是筆者四伯父樂敬宇請客。筆者還記得他親筆寫的兩個人，一個是「樓上十七老爺」，指的是筆者父親，另一個是「東院機器二爺十五哥」，指的是樂孝光。機器二爺是孝光的綽號，機器之意是該人性與人殊，用現在話來說，就是這人有點葛。知單第一人在看到名單後要寫「敬知」，其餘的人則寫「知」可也。請客的日期常在五至七天後，通知單要在請客前十天發出，以便有足夠的時間彼此傳遞。老北京對收到請帖的早晚也很有講究，三天以上接到請帖謂之「請」，兩天之內收到帖謂之「叫」，當天接到通知謂之「提溜」。後者是個不大禮貌的用詞。例如京

劇《法門寺》中明朝大太監劉瑾問：「眉塢縣的縣太爺哪？」賈桂答：「他請了個安又回咯了！」劉：「好大的架子，叫人把他給我提溜來！」由於舊社會有很多人都有不守時的不良習慣，所以請帖上寫的時間都比較早點，例如：「席設豐澤園，訂時下午五點半。」筆者的一位老師曾接到一份請帖：「席設某館，訂時下午三點半。」該老師準時到飯館，人家大灶還封著火，店夥計說：「您再過三個小時，來依然是頭幾位客人。」

在飯館請客，首席坐位往往是在單間門的對面，常請名紅譽好、地位高、輩分長、年齡大的人坐首席。客人彼此推讓，不肯馬上坐首席，經常是五分鐘還未坐定。不像西方國家，人家請客時，早把人名卡放在餐桌坐位前，每個人只須對號入座，免去了中國人請客時客人推讓的麻煩。

重男輕女與「糞箕子外頭的孩子」的故事

筆者家有一位太太，在已得二子後又得一位千金，夫妻都很高興。但此女從小就性情孤僻，不會哄人。她母親因她生性彆扭，略感不快。一天西院的朱媽偶來此辦事串門，看到她們母女相處的情況後，就草率地下了結論：「這位太太不待見她女兒！」此話不脛而走，幾天就傳遍樂氏家族這鄰近一片。

一天，六老爺樂達莊到她家閒坐，講了一個「糞箕子外頭的孩子」的故事：「有一個

農村老嫗帶著外孫和外孫女兩個孩子在外拾糞，走在荒郊路上遇到一隻狼，她馬上將自己和外孫藏在糞箕子裡頭。過了一會，她把頭微抬向外張望，看狼是否走掉。在糞箕子外頭的外孫女見狀，誤以為姥姥在和牠藏貓貓（捉迷藏）呢。姥姥一探頭，她就咯咯地笑，殊不知她竟是糞箕子外頭的孩子！」

六老爺講的這個故事分明是婉諷此女童受到不公平待遇，是個糞箕子外頭的孩子。人言可畏，六老爺講的糞箕子的事不但沒有緩解矛盾，反而使這矛盾更趨緊張。此後幾十年中，這一陰影始終籠罩在母女之間。多少年後母女感情有所好轉，但這一矛盾從來未徹底消除。

那時這位太太為此也曾大傷腦筋，也在尋求解決問題的办法。她與眾近親多次討論此事，眾近親一致說只有一個辦法，讓這位太太要「下身分」。他們勸她要放下架子，與自己的女兒搞好團結，中心意思即是今天所說的和自己的子女做朋友。但這位太太卻不肯向女兒低聲下氣。七十年前，要封建意識濃厚的這位太太做到這點又談何容易？此事處理得不當成了她一生的敗筆。自六老爺講過這個故事之後，這位太太對小女孩的教養呈半放棄狀態。女孩到了適學年齡，這位太太問女孩的意見。儘管她的哥哥一再點頭示意，可是女孩還是說不願意上學。她吃一頓飯要一兩個小時，每吃一口只往嘴裡捅上三、五個米粒。一次她又和其母鬧矛盾，她邊哭邊喃喃地說：「連個小貓小狗都不如。」在這期間，母女間還經常有誤會發生。一次他們全家去北海遊玩，這位老爺帶著女孩

乘坐一輛人力車，這位太太善意地提醒老爺：「她踩著你的衣襟了。」老爺卻說：「若是別個孩子踩了衣襟，你也就不說話了。」更有甚者，女孩得了結核腦膜炎，住在協和醫院，她一夜都在呼喊：「爸爸，爸爸！」一位病友老太太說：「她的嗓子真好，喊了一夜爸爸，嗓子一點不沙不啞。」更多的病友對她只喊爸爸而不叫媽媽感到詫異，都說：「她怎麼不喊媽媽呢？」

樂家成員的「懼內」故事

一位樂家爺們兒家資巨富，事業有成，在外說話底氣十足。他有三房夫人，原配夫人是當舖劉家的大小姊；續弦的二夫人是南方人，生性厲害，那位爺們兒不得不讓她三分，害得他難得和三夫人親熱一回。

有一天不知為何事得罪了二夫人，她不哭也不鬧，卻在一天樂家爺們正在豪華客廳中會見幾位重要人士時，該夫人身穿睡衣，手端點燃蠟台，直眉瞪眼，二目平視，似夢遊狀，慢慢地客廳內眾客人面前走了一遭。眾皆愕然，致使那位爺們兒無地自容，極其尷尬，狀頗狼狽，客人則紛紛離去。事後那位爺們問二夫人是怎麼一回事，答曰：「那天我撒癮症了！」這件事令人哭笑不得。自此之後，那位爺更加懼內了。

還有一位爺們兒也有兩房夫人，平時分居兩市，倒也相安無事。一次，二夫人從B市

到A市，一來問候大夫人，二來旅遊度假。這一下反而置這位爺們兒於兩難之地，和哪一位夫人同宿都不合適，於是他吩咐傭人：「給我在書房搭鋪！」這一下惹惱了大夫人，大夫人命令說：「你幹什麼要在書房搭鋪，給我回房去睡！」

此外，還有一位爺們兒，未婚前思妻甚苦，不得已買一雙女用繡花鞋擺在床前，聊以自慰，稍解相思之苦。過了兩年，他父親為他訂了一門親事，他真是欣喜若狂，大有久旱逢甘雨之感。娶親後他由愛生畏，所以他也是樂家懼內的一員。

懼內之事自古有之，唐高宗怕武則天連市井都知道了，所以民間有傳說：「懼內第一人當屬李老！」高宗聽後不但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京劇有《雙怕婆》一劇，又叫《雙背凳》。故事講的就是兩個怕老婆的人，最後一個背了一條大板凳，一個頭上頂了一個小板凳。所以說怕老婆相當普遍，樂家人也不例外，但最典型、最有趣的莫過上述三例。

老宅內主僕們的不良習氣

在樂家大門裡，傭人偷盜成風，最典型的是新開路東院十五太太家的宋和。他並無管家頭銜，僅是傭人頭兒。主人把宋和在南大房偷賣的小物件買回扔擺原處，宋和還能再次偷賣，真是有些肆無忌憚。他能把宴客的一鍋雞湯全都喝光，再換上一鍋白開水。解雇他的那天，包子竟只剩了兩屉，原來他不僅要吃和主家一樣的伙食，而且還要帶給全

家共餐。舊社會還有一句俗諺：「廚子不偷，五穀不收。」小偷小摸已形成公開的秘密。一次偶然機會，元可十四兄去菜市場買菜，賣貨人誤當他是西餐館的廚師，就說：「這貨給你留著份哪，有你的賺頭！」元可兄也順著他說：「你得給我留出賺頭啊！」真是八仙過海，巧妙各有不同。

祖先堂有兩位工作人員，楊德山和傅海祿，楊德山住西里間，傅海祿就住筆者曾祖母許葉芬曾睡過的炕。兩人雖然是同司一職，但平時不過細言。楊德山善下象棋，東院車夫老趙，經常找他「殺」一盤，又經常敗北。幾次輸棋後怒毀棋盤，過些天仍來找楊德山下棋。在八奶奶病故時，楊德山前去幫忙掙些外快，回到祖先堂已經疲憊不堪了。這時老趙正等著他「殺」一盤。楊德山雙拳一拱抱歉地說：「今天我得和您告假了！」

傅海祿常辦一些不通人情的事，惹得不少人對他有意見。他時常把點心人格化，他給筆者講過餠餠陣，什麼槽子糕敗下陣來換上硬麵餠餠，與薩其馬（即大家常說的「沙琪瑪」）對陣，頭碰頭又如何……他還告訴筆者「大仙爺」（黃鼠狼）就住在西邊存放藥材的庫房裡，常在夏夜外出遊玩。年老的「大仙爺」皮毛色淺，呈銀黃色，壯年者呈淺黃色。

每逢三節、樂門祖先忌日，需事前採買供品，他二人即可從中賺上一筆。當時楊德山並不立即要他的一份，過一兩個月他罵罵咧咧地要帳。有時傅海祿主動給他，過些天傳問楊：「楊爺，上回那錢我給您了嗎？」楊會說：「這麼些日子啦，那筆錢還不給我！」

因此楊會得雙份外快。前門房閨德明諷刺他們說：「這兩人啊，真是一個慫尖尖，一個大混蛋啊！」

筆者家有三個女傭，哥媽趙姐、我媽劉姐和後來的張姐。我媽劉氏年紀較大，我上小學時就回鄉下了。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就只有哥媽和張姐。張姐本是外祖母家傭人，經筆者母親勸說，父親把外祖母和張姐接來家中。張姐是外祖父宋襄晟從安徽懷遠老家到河南新鄉辦紗廠時帶來的女傭，人很本分。到筆者家幾年後，就改變了很多。主家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很多方面是不健康的。各房的傭人不時接觸，他們各自述說閒話。樂家猶似一個大染缸，讓一個本來樸實無華認真工作的張姐也變得市儈、虛榮起來，吊了羊毛皮袍等服裝，資金都來源於偷竊。

筆者父親放在床邊小幾上的白金方錶不翼而飛。筆者從舊物中找到當年父親用過的水獺帽，只戴兩次就不見了。筆者心愛的綠色派克鋼筆也丟失了，急得筆者都大哭了一場。母親送筆者的手錶突然不見了，百般尋找均不見，急得筆者還到海浪天相士處算了一卦。哥媽告訴筆者：「錶不是在這兒嗎！」這裡是筆者找過幾次的地方，哥媽看筆者找得緊，才又放到原處。

平生能堂堂正正做人，不嫖不賭，不酗酒，不抽鴉片，規規矩矩，樂姓人只有兩人，那就是筆者十伯父（十老爺）樂達義和筆者父親（十七老爺）樂東屏。十伯父更是樂善好施，樂於助人。父親在這環境中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也頗不容易，只抽了兩年紙菸，後來

連紙菸也戒了。當然父親也不是完人，除生性魯鈍、猶豫不決外，還有偽善。上小學時老師教我們不要做損人利己的事，父親卻教我們，商人損人利己的事要做，只是別做損人又不利己的事。父親號稱我們懷仁堂從不散人（解雇人），往往如果覺得某人不適合在此工作，便會想法讓自己辭職。這僅是形式上客氣一些，實質上並無差別。還有一次春節後，我們爺倆走在金魚胡同，一乞兒說些吉祥話，父親說：「借你吉言！」但並未給他分文。對於父親這種既接受乞丐的祝福，又不肯周濟他的做法，筆者頗不以為然。

順便提一句，在祖先堂工作的尚有同仁堂幾位女工。她們就在曾祖母許葉芬親率兒媳、孫媳工作過的西裡間，工作內容未變，依然是為蜜丸裹金，但是工作的人變了。女工中有一位是孀居多年的李大姊，三十幾歲，人們背後稱她為大寡婦。第二位是錢歪子之女，錢的脖子因某病後遺症歪向一側，說話聲音不同常人，啞而尖細。青年職工程梯學之最像，大家戲言：「誰說錢歪無兒？這不是現成的嗎？！」第三位是袁家母女，袁父曾是十五老爺的朋友。袁母四十幾歲，雖是徐娘半老，依然標緻。大女兒名朱莎，曾經在同仁堂短期工作過，她是話劇、電影界的二等明星。在同仁堂時間最長的是袁家的小女兒，生得小巧玲瓏，惹人憐愛。她只有一套衣服比較時髦，長期穿用，不知她何時換洗。她成了同仁堂藥廠眾青年職工追逐的目標，據說她很有幾位不同年齡的男朋友呢。

關於零食的記憶

銀魚和紫蟹

在北京現在很少見到銀魚和紫蟹。前些年在天津市場上見過此二物。過去老北京於深秋時常用銀魚、紫蟹製成火鍋來貼秋膘（補充營養），其味頗為鮮美，異常爽口。銀魚大約四寸，紫蟹較習見螃蟹小得多，中殼與舊時大銅錢相仿佛。有一次在品嘗這一美味時，一位長輩告訴筆者一則樂家軼事。

印川公四十幾才有子女，但他們對兒子並不嬌慣，反而慣女兒三分。吃銀魚時僅給兒子們吃銀魚骨，而女兒們則可享受整條銀魚。他們的理由是，女兒不久就要結婚，到了夫家難免受婆婆的氣，在娘家這幾年就讓她們盡情地享受一下吧！而對兒子們來說，今後自有他們的天地，享受之日還長著呢。在孩童時，理應受到嚴格管束，有道是「小孩要管，小樹要鑢！」

雞頭米及其他

雞頭米是芡實的俗稱，本品是睡蓮科植物芡的乾燥成熟種仁。原植物是一年生水生草本，通體生有多數尖刺。在頤和園內的諧趣園水中見過此物，葉有長柄，葉片盾狀近圓形，生有多刺，直徑一至二尺或更大，面緣多皺，下面暗紫色。夏秋時開紫花，單生在花葶頂

端，花萼四片，花瓣多數，漿果近球形，形似雞頭，暗綠紫色。外面密生尖刺，裡面淡綠色，海綿質，內包約二十幾個圓形種子。種子未成熟時呈黃綠色，老呈黑色，外有假種皮。

筆者十幾歲時，每到夏秋，都要多次食用雞頭米。只要在大門口看到賣雞頭米的小販，每次必買一、二十個老雞頭米。筆者經常參加處理雞頭米。首先要從老雞頭的花萼處下手，因花萼內無刺，剝皮後露出淡綠色海綿狀果瓢，內包種子十幾粒至三十粒。幼嫩者稱黃米，粒小淺黃，稍大者稱大黃米，再老者稱二蒼。直徑約三分，黃綠色。將種子從果瓢內擠出後，種子外尚有汙白色上有散生暗紫色斑塊的假種皮。下一道工序是洗去假種皮，此物滑膩，稍似薄糖紙。去掉假種皮，露出黃綠色球形種子。食用時，通常將芡實放入沸水內煮兩開撈出即可，趁熱放在扣一個碟的飯碗中，使煮芡實的苦澀湯液流在碗底。高級吃法是用黃米剝出種仁，加半碗水煮成粥狀，加糖服用。芡實米乳白色，甘而黏糯，稍有韌性，非常爽口。筆者愛此之甚，故一時有「雞頭米大王」之雅號。北京近幾十年未見此物。筆者到蘇州出差，曾見路邊小店有賣弄乾淨的芡實種子，幾次想買，終因客旅不便而作罷。芡實米入藥，功可益腎澀精，補脾止瀉。

另外一種河中食品——菱角米。本品有大小之分，過去在什剎海荷花市場常見的是小菱角。當時北海船塢一代河中有野生菱角，一邊划船，一邊隨手抓看菱角全草，看看有無果實，有果則順手掐下嘗鮮。到荷花市場購買菱角時，小販為顧客用鋤剪將菱角剪成兩半，食用時用手一擠即可。熟果仁呈灰色澱粉狀塊。當時是無碳綠色包裝，用半張荷

葉一包，外用馬蓮一捆，不會輕易散包。一次筆者從荷花市場購買一包菱角騎車返家，將荷葉包掛在車把上，行至寬街，包散菱落，只得長歎一聲，罷食而返。

常見的小菱角是菱科植物野菱，果較小，近四角形，寬不及一寸，浮水葉呈蓮座叢狀，上部有鋸齒，下部全緣。大菱角為菱科植物，果呈扁倒三角形，長約二寸許，寬約一寸三，先端二角具下彎短刺，叢生浮水葉寬卵狀菱形。上述兩種果均入藥，有健胃止痢、抗癌之功。今早市上偶見有售。

另一種夏秋食物是鮮核桃，過去每年八、九月都要吃上幾次，荷花市場及沿街都有售。荷花市場賣的鮮核桃有兩種，一種是小販先除去綠色肉質外果皮，露出淺綠色近球形果核（內果皮），果核呈堅硬骨質。食用時要先砸開骨質硬殼，露出蝶形種子，剝去深黃色種皮，露出白色種仁。再一種是小販剝出種仁，放在一有冰小碗內。此物甘嫩脆生，油潤可口，食後滿口生香，有欲罷不能之感。在老宅東院、西院均有核桃樹，每到此時若有客來，十四兄元可必叫家人摘幾顆鮮核桃請客人嘗鮮。近年來於早市偶見。記得上小學時，雙親及十五兄孝先同遊荷花市場，返家後見有一包鮮核桃，筆者食用三枚後方知是十五兄孝先所購之物，急得大哭，認為沒經人允許吃了別人的東西是犯了莫大的「錯誤」。母親卻說：「這沒有什麼，都是一家人嘛！」馬上告訴老人家，再拿出七個核桃，告訴十五爺，就說十七太太留下十個核桃。

核桃為胡桃科植物胡桃，其種仁（核桃仁）、種隔（分心木）、外果皮（青龍衣）及

葉均可入藥。核桃樹高數丈，樹皮灰色，有縱裂，單數羽狀複葉互生，小葉矩狀橢圓形，長約三四寸，寬約二寸，核果近球形。

鮮核桃須將外果皮除去，常埋土內澆水以使外果皮速爛。砸破內果皮，取出中間木質種隔，即為分心木。果未全熟時採收肉質青綠色果皮，即為青龍衣。核桃仁功可補腎固精，斂肺定喘。分心木功可補腎澀精。青龍衣有毒，常外用，功可消腫止癢。葉也有毒，外用，有消毒止癢之功。

以上幾種食品為筆者孩童時常吃食品。此外還聽說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有一種零食叫「小菜茅」，筆者童年時已無售賣。四姑家長筆者二、三十歲的李家表兄、表姊告訴筆者，在他們童年時，常各捧一把「小菜茅」在門口大嚼。

家養寵物

鳥類和狗

在北樓時，筆者養過七、八隻虎皮鸚鵡，以綠色及藍色為上色，灰藍為中色，黃白者為下色。此種鳥長不及一掌，習性與鴿子近似，也是一雄一雌為偶，互相剔毛，雄者在雌者背上踩蛋。蛋為圓卵形，白色，大如小指肚。有一次筆者全家外出，忘記給它們加水，多數因渴致死，少數得救。

筆者上小學時，母親和筆者的君楚表兄喜歡養雞，到處淘換九斤黃和九斤黑。那時蘆花雞還算新品種，後來母親養了幾隻義大利萊亨雞。萊亨雞全身白色，雞蛋也是白的，較中國油雞蛋色淺而略窄小。其最大特點是每天一蛋，從早上八、九點開始下蛋，逐日推遲下蛋時間。如果推遲到了下午四、五點下蛋，牠們下蛋的時間又提前到下午兩、三點鐘了。樸蓀之妻佩君二嫂家養有一隻病雞，母親怕傳染給筆者家的雞，於是在西客廳外搭一竹柵欄圍養筆者家的雞群。雞喜群居，結果該病雞在竹柵欄外，筆者家的雞在竹柵欄內，依然頭對頭親密無間，見此母親也束手無策，便由牠去了。

筆者童年時，家有七、八隻黃白相間的大貓，常在廚房內擠來擠去。後來貓數漸少，直至全無蹤影。幾年後又養一隻鴛鴦眼的波斯貓，眼珠一藍一黃，我們都叫牠「白白」。堂姪慶森一天冒壞，他衝著正在懷孕的白白說：「黑黑（效顰的乳名）要下仔兒了！」效顰一臉的尷尬，哭笑不得。筆者上初中時，家中養有三條大狗，一隻本地土生黃狗，叫「黃子」，性頗頑劣。另一隻黑狗外形像美軍犬，相當機靈，為筆者喜愛之犬，名叫「黑蓋兒」。筆者到鴿子院去玩鴿子時，把鴿柵門上的一銅環鑰匙一扔，「黑蓋兒」馬上用嘴接住。經同仁堂藥廠到大鍋台北側的鴿柵時，牠再把鑰匙交給筆者（乃因鴿柵曾失盜，一夜丟失名貴鴿子十幾隻，不得不加鎖，以防不速之客）。第三隻是一隻義大利的水梔（音譯）狗，此犬錦色棕黃，大耳下垂。冬日北樓門前三個圓形筐籠，中放乾草，權做狗窩。另外二犬都能適應嚴寒天氣，趴在窩內，安然過冬，唯水梔狗瑟瑟發抖，難耐嚴寒，猜

想牠們老家必是溫暖富貴環境。

筆者喜歡「黑蓋兒」，常愛稱「蓋兒乖」，引得「黃子」不快，有時候腹中竟發出嗡嗡之聲，以表示它的怨氣。「黑蓋兒」極顯狗仗人勢之態，竟敢藐視「黃子」。一天竟惹怒「黃子」，二犬咬打起來，到真正撲咬時，「黑蓋兒」竟不是「黃子」的對手，很快敗下陣來。未幾，我們把鴿子院的鴿子遷至北樓時，筆者不許「黑蓋兒」進入鴿舍。一個深秋，「黑蓋兒」進入鴿舍曬太陽，被筆者轟出且踢了兩腳。母親後來告訴筆者，「黑蓋兒」病了，牠進入鴿舍只是為了取暖。不久「黑蓋兒」病重，把牠送入羊圈空房，兩天後還是死了。這時「黃子」經常在同仁堂藥廠吃住，已經很少回北樓了。

養鴿子的樂趣

樂家人養活物是有傳統的，尤其是二房。筆者祖父樸齋公（仲繁）喜歡養鳥，鳥籠一排一排地掛在前廊。十五伯父樂詠西除了養鳥，還養鴿子，並別出心裁製作了象牙口的鴿子哨。父親主要繼承了養鴿子一項，鴿棚從東院遷到西院同仁堂製藥廠大鍋台院內北側。筆者與弟崇祺隨父親養了幾年鴿子，崇祺還養過金魚。四姑家的李君楚表兄更是全面地繼承了這一傳統，玩鳥、養鴿子以及弄各種秋蟲。筆者父母的共同愛好除了養鴿子外，還有養花。在老宅時，母親養蘭花、菊花等，還曾包了一家花洞子的多株瑞香，存放在懷仁堂藥店後院。搬至方巾巷時，在院中遍植月季，有金背大紅等名貴品種，還有

數株鐵樹。

筆者在小學三年級時，開始隨著父親養鴿子。鴿子通過千百年的人工飼養出多個品種，家鴿中最原始只有黑、白、紫（實為深棕色）三色，全黑的稱黑灶，全白的稱家白，全紫的稱為紫健。鴿子翅膀外側十支長羽，直而不彎，稱為大膀；內有十支內彎的較短羽毛，稱為窩翅。尾羽十二支，鴿子尾肌中部有一小突起，是為鴿尖。鴿子頭頂又有平頭與鳳頭之分，鳳頭即鴿頭上有一撮直立的毛。鳳頭又有立鳳、抵鳳和糟毛之分。立鳳如上述，抵鳳是波狀淺鳳頭，糟毛則是雙鳳頭擠在一起。講究的鴿子頭像應該是算盤子腦袋，寬腦門，細白眼皮，寬眼輪，紫眼珠（金眼，眼珠呈紫紅色），短嘴。一般點子（白羽黑尾）是墩實嘴，長約七至八公分。鐵膀類似點子，但翅膀大條邊上幾羽呈黑色。左右膀如五七根、雙六根都是人們理想數字。如一翅有兩支黑羽，另翅有八、九根黑羽，則為偏膀。如黑羽中雜有一支白羽，則為夾條。紫點子和紫膀與上述情況相同，僅為紫色而已。黑玉翅是黑鴿子，有部分白羽，紫玉翅亦然。另有墨環，顧名思義。白鴿子胸都有黑環，紫環是白鴿有環狀紫胸。反之，黑鴿有白色環狀即黑玉環，紫色即紫玉環。二哥樂西園家有王姓鴿子把式，人稱「鴿子王」。他有一手絕活，遇到別家鴿子，他撒食於地，順勢抓住別家鴿子在地上打一個滾。西園欣賞別家長嘴紫銀尾（紫鴿白尾），「鴿子王」允諾為西園培育出短嘴紫銀尾。「鴿子王」果不食言，幾年後西園家的短嘴紫銀尾果然名噪一時。另外聽說樂家人以養黑四塊玉出名，四塊玉即白頭、白尾、兩個白翅

膀。至於誰養過黑四塊玉始終不知其詳。再一類鴿子是樓鴿，長嘴，雞腦殼（前額較窄），善飛翔，食量大，鴿蛋也較大。灰羽，翅上有二道稜線或深色斑點，信鴿即是其中一種。牠們能從幾百公里外找回家，所以撒遠也是養鴿人的一大樂趣。父親鍾愛的一對鐵膀，常被帶到賈家花園，一撒手牠們都能雙雙飛回家。筆者曾把家中自孵出的紫鳥頭帶到花市鴿市上撒遠，回家後見牠已站在房上，高興極了。再說樓鴿的另一品種，粉串，實為淺棕色。有一位養鴿人辛胖子，專養粉串，而且群鴿飛得很透（認家認得極準確）。所以辛胖子拿到廟會上，知情者多不敢買。一次父親買了他一隻母粉串，捫膀數月，不敢拆線，故該粉串只能屈居十二層鴿欄的第二層。過了幾個月，父親又從辛某處買回一隻公粉串，不想這竟是一對。二鴿相見之後，親暱之情，難以言表。公鴿圍著母鴿又是轉圈，又是點頭，還不時發出「咕咕」之聲，母鴿則頻頻相應點頭，一副百依百順的模樣。鴿柵高十二格，寬十格，每格可容一對鴿子自由轉身。為了冬日禦寒，鴿柵外有兩扇木板門，每格處有四個通氣孔。春夏秋不用木板門時，門左右分開。

一次幾日不見一隻紫環，想想不曾丟啊。最後靈機一動，莫非牠不慎掉在木板門的夾縫中了？一開木板門，紫環果然夾在其中，身體已變形，拿在手中，輕若無物，急餵食水。

捫膀是主人對新買鴿子採取的一種措施，只見父親用針線穿過大膀邊條，在十支大膀上再加上一根窩翅用線捫緊，等新鴿熟悉新窩情況後，再蹲房，讓牠看到新環境，並記住周圍有關標誌物。一般三、四週即可打膀，再數日，飛盤已至低空，可將新鴿投入盤內，

讓牠熟悉空中情況，跟著飛幾圈，然後落在房上。兩週後即可跟著飛盤。

鴿子並非每隻都能飛盤，每欲飛盤，筆者父親一手持長竹竿，一手把住柵門開一窄縫，還有不能飛盤的鴿子也想出去，父親則一手將門一關。大約點出十幾二十隻能飛盤的鴿子，鴿子站在房上，昂首挺胸，梗著脖子，蓄勢待發。父親一舉粗長竹竿，口中吹哨，鴿子立即起飛，春夏早晨迎著和煦陽光，飛盤愈飛愈高，掛到雲眼去了。鴿子落下後依然精神抖擻，鳳頭鴿子經高空風吹，鳳頭羽毛更呈紫煞，休息二十分鐘後，可以再轟一盤。再回到房上，鴿子較趨自然，或打咕啞，或自由飛翔。一對鴿子踩蛋（交尾）後，雄鴿常叫膀（興奮地拍翅而飛）帶母鴿低空飛上一周。不時有第三者（多為雄鴿）常帶有嫉妒心而撞翻一對正在踩蛋的鴿子。還有一點應提及，鴿子最喜歡洗澡，就在飲水盆上中央放一塊木板，如全敞口，牠們通常先伏下身去，將胸翅一抖，雙腿一蹬，如是者反覆多次。如有別家鴿子，主家也常用此法擒拿別家鴿子。水盆面積有限，很多鴿子都在盆外洗澡，姿勢如在水中，也同樣抖動羽毛。鴿子飛過兩三盤後，將全部鴿子放出柵外，半小時開始餵食，上午九、十點鐘餵一次，下午四五點鐘再餵一次。平時以餵高粱為主，春秋二季脫毛時（春換薄毛以度夏，秋換厚毛以越冬），父親常用黑黃豆以補充營養。對個別特殊短嘴鴿子（多為白尾巴，如墨環、紫烏頭等，嘴短到所謂有鼻無嘴），要在其窩內盜罐放入碎小窩頭塊為飼料。

一對發情期的鴿子多次踩蛋，雄鴿踩蛋常高挺胸脯，半愛撫半強迫地要母鴿臥伏在

地，雄鴿跳上母鴿背上進行交尾；也有個別雄鴿在愛撫雌鴿一陣後，自身先蹲伏在地上，母鴿跳上雄鴿背上進行交尾，稱為「蓋蛋」。到雌雄將下蛋的前兩三天，雄鴿追逐雌鴿，一前一後，雌鴿想要暫停，雄鴿就啄上一口依然趕蛋。雌鴿要下蛋，人能摸得出來。後天下蛋，手摸有不軟不硬感。明天下蛋，摸之有甚硬手感。如離生蛋尚遠，摸之力過大，常使雌鴿流黃甚至喪命，謂之摳了腰了。雌鴿產卵，一共兩枚，分別是第一天與第三天。如想孵小鴿子，常將首蛋拿出，俟二蛋生出，再將首蛋放入。十八天後，二鴿同時孵出，可免幼雛一大一小。育雛時人們大有可為之舉，如有意得黑色窄短環之鴿，可配一寬墨環，有兩三條的窄銅（紫色）膀可配八、九條的寬紫膀。筆者也曾做過實驗，家中有一雄短紫老虎帽，筆者為其擇一白氣較大的雌紫鳥，希望育出大紫老虎帽。幾次孵蛋，均因筆者心急，怕幼雛憋死在蛋內而助其打嘴。遺憾的是，筆者這種急於求成、揠苗助長的方式，必然以失敗而告終。再有短嘴鴿子自身吃食尚且如此困難，牠們怎能噴小育幼呢？常將其卵收起，一俟點子等黑尾鴿子產卵，代為孵雛。樓鴿餵食短嘴雛也有困難，牠們大的嘴叨不住雛鴿短小的嘴，難以哺育。小鴿雛在卵內打第一嘴，鴿雛在卵內一邊轉動一邊打第二嘴。實際是鴿雛在卵內啄擊蛋殼，至打五、六嘴後，小鴿雛在卵內一邊轉動、一邊吸淨卵內蛋黃，一掙扎即可破蛋而出，蛋殼裂為兩半。鴿雛出殼時，肉滾滾，二目緊閉，一身黃色軟毛，這時老鴿仍爬伏小鴿身上，並不時嘴對嘴地噴餵幼鴿鴿奶。約兩週後，小鴿開始長出羽毛並睜開雙眼。這期間小鴿稱為水嘴，也是接受老鴿餵食的

需要。這期間老鴿不能把吃的高粱直接餵與雛鴿，而是把高粱消化成乳狀再餵鴿雛。約三週時，老鴿直接噴餵高粱。約三月，小鴿長成與老鴿般大，但仍身存殘留黃毛，仍在吱吱叫。這時老鴿已經完成哺育小鴿任務，將小鴿啄出窩去，讓牠獨立生活。

走盤：在自家房上空，甚至高空下飛翔，屬於正常情況。非常特殊情況，鴿盤愈飛愈遠，最後鴿子不再成盤，大部飛回，有的在近處休息。筆者家中那次鴿子走盤損失三隻鴿子。

查盤：兩家鴿子平時各成一盤，比較偶然查成一盤。筆者家鴿盤與君楚表兄家鴿盤查在一起，兩分鐘後各自分開，而且涇渭分明，各回各家。

鴿子打歡翅：春光明媚，朝陽和煦，這時轟起一盤鴿子，牠們也飛興勃勃，經常會打歡翅，就像剛放開拴牠的繩索的小狗撒歡一樣，頑皮地左衝右跳。在氣候等條件適宜時，飛盤會集體撒歡，一跌數尺，左搖右擺，猶似失控，幾秒鐘後又恢復正常飛行。

天敵鴿鷹子，又名鴉虎子，以捕鴿為食。此鷹較習見，略小，飛翔較快，不足之處是腿爪稍顯短小，故抓鴿時鴿子尚有一搏。飛盤掛到雲眼，這時易被鴿鷹襲擊。這鴿鷹不是把鴿盤愈逼愈高，就是愈迫愈低，致使鴿群緊抱成團，縮小彼此的距離。突然鴿鷹猛砸鴿群，當時飛盤鴿群是滿天星狀，鴿盤各自逃命。筆者曾目睹過鴿鷹突襲鴿盤全過程，一隻短嘴紫壓脖落入鷹口，另一次是鴿鷹無功而返。筆者聽父親說，他遇過一次鴿鷹欲擒他的黑點子，連襲三次，該點子鴿呈「之」字形連躲三次，該鴿嗦囊被鴿鷹利爪撕裂

而逃脫一命。每次鴿盤遭遇鴿鷹襲擊，筆者父子都高聲「叨叨」恐嚇鴿鷹，但似乎於事無補。據說有一隻樓鴿在遭遇鴿鷹襲擊後，趴伏在前門大街路旁，一動都不敢動。一養鴿人抓起鴿子，一看知牠翅膀受傷，帶回家去為牠敷藥療傷。

前文已介紹過鴿哨情況，今主要談談鴿子帶哨情況。鴿子尾羽十二根，通常在鴿尖兩側二根尾羽根處約一公分用針線縫牢，將鴿哨下部一帶孔短柄插入鴿尾，在柄上空處穿過鐵絲，彎成環形即可。筆者初時縫哨尾空隙過大，損失一隻名貴的十一眼。

此外，還有一件有關鴿子的軼事似可一提：大約小學五年級時，一天中午上樓吃飯，父親說有些不適，筆者看父親面色紅潤，又能上樓吃飯，知無大病，故未深問。過了幾分鐘，父親突然叫筆者：「小二，我今天得了一隻紫環！」筆者只「噢」了一聲，繼續吃飯，過了一會兒，父親問筆者：「你怎麼不問我紫環是公是母，平頭還是鳳頭呢？」筆者答：「您埋怨我沒及時問您身體怎麼不舒服是真，而得紫環是假！」父親對筆者會心地一笑。



筆者父親的白西裝



筆者父親著大褂



筆者父親養的鴿子—短嘴黑鳥。



懷仁堂恭祝藥王節



筆者母親宋鴻恕和九姨宋鴻愈的合影。



筆者母親著中式禮服與梅葆（左）和美琪（右）。